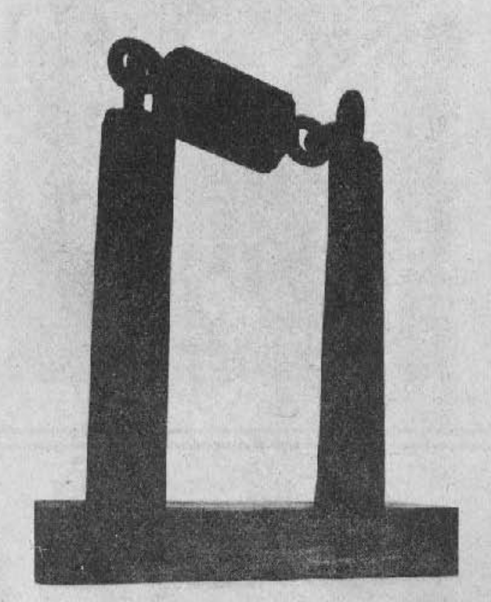
呂禕的詩與詩話



心門

志在力逐
草原瘋過的謳歌
尋回精彩的生活
讓馬兒踏過

嬌揉的城鎮
使人失去太多
大家包裝着自己
用誓言把你騙了
笑是噱頭

幾時才剥光繁雜的塵緣
　剩下純粹的孤寂
　　如山橫立於心

待佛的心，沒有變異
遙望空際如許的豐盈
　無怪容納不進逾一隻沙鷗。

即景

陽光如雨落林間
雨似的念　　點點滴滴
霧似的情　　綿綿密密
山的坐姿　　有定態的魅力
山氣突然襲來
述說孤獨的經歷
　○
夸在銀翼的鳥腹
冲拔出地平綫
看雲默默的在凝住
過客去向並不單元
　○
感時因異地
濺淚為異鄉
慣讀他鄉遇故知
人來人往的潮聲中
舊識可會忽現眼前？

●寫詩，從熱情歸趨平淡，却沒有忘怀，有過此段「詩情」。

廿餘年前，已經愛詩，幾成狂熱，可以忘餐廢寢，却不可一日無詩。

曾有過這樣的日子，在一幅山水畫前，讓録音机播放優雅的音樂，讀着一首似曾相識的詩：領略其中的內涵，看有多深度，看有多豐富。在間斷的冥思，看有多悠遠，有時迷失掉自已的神。

在寫詩的領域中，有一段風光，也有一次被判「抄襲」的貶，貶過之後，命運　奇異的讓我獲得一九八二年砂朥越星座詩社的詩獎，這是一年一度唯一的詩獎，評判多是名家。

這一年頭，我已忘掉名的樣子，利的樣子，因為我已做了虔誠的佛教徒，能夠從定中獲得無限智慧，造成今後我多方面的認識，並將認識變成了特長。

有詩的日子是美妙的，我深信自己的細胞有詩，因此要寫詩，提起筆時，並不太困難。

我與佛有綠，也與詩有綠，我喜歡淨土，也喜歡詩國，一個屬佛，另一個屬仙。●

巴卡洛手稿

遲菊

這是一種無法解釋的情結，對自然眷戀，却又摧殘它。

清晨起來，旭陽由厚厚的雲層里探頭探腦，勉強擠一絲微笑。我帶上門，看幾株玫瑰漸漸埋在水泥地似的泥土里，還有幾棵菜苗，也十分辛苦的撑着腰。在巴卡洛山上的微涼里，我的心也透着清涼。

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國慶，印尼電力公司挑選了今天作導水渠道（註）的通水典禮。一大早大家鬧哄哄的，要把所有心思全放在那一剎那。在MAMAS A河上兩部挖溝機各在一岸，兩只長長的手臂，互相擁抱着對方，五百只五顏六色的彩球，興奮的左右搖擺，似乎要把長長的臂，拉得更高更長。

MAMAS A河河水由遠遠的平靜溫柔，漸至鐵橋，忽然轉爲洶湧，總是不懂禮節，相互推擠，在鐵橋下爭先恐後而過。當印尼電力公司總裁（我想是這種稱呼。我不懂印尼文也聽不懂致詞）一聲令下，五彩花球解脫般爭相飛舞，兩只長臂一齊把堵在導水渠道前的土石挖開，一扒一扒的，MAMAS A河水一點也不客氣的連土帶石全沖在白白的水泥地上。站在高高的山上，我的血也在洶湧。我不敢開口，深怕所有的血化爲淚不聽使喚。

人類酷愛自然，但也酷愛摧殘，美其名爲「沒有摧毀那來的建設」。站在那麼高的山上往下看。郭主任（大壩主任）小小的身影，讓我有無助感。平日愛笑，挺拔高挑，但在山水之下，却是如此的無奈。當缺口越來越大時，掌聲也隨之加劇，啊！這是多少生命換來的一剎那呀！

近來每到午後，就傾盆大雨，所有的工地幾乎都陷於泥濘之中。TOYO剛好是負責電廠部份。MAMAS A河水由大壩，穿山越嶺到電廠就成一條細窄的激流（是工地裏公認的危險地段），有時在辦公室沒什麼事時，我這個假冒的工程師也和其他同事，逐步去看工地。每到電廠，在山頭往下看九噸的大卡車不過是一個小點，人就是一顆細沙般，我總是在想，萬一・・・・・。所有的人都在這里，只爲了「文明」這兩個字，就企圖改變大自然。也許是觸怒了山神，水神，因此電廠也是出事率頗多的地方。如果以觀光渡假的心情來說，巴卡洛不啻爲一個好地方。但身爲工程師太太，客居此地却不再能欣賞這種危險邊緣的美麗。

在台北，此刻正是織夢最甜最醇的時候，而在巴卡洛，生命早已綻放。一早（七時正）來到辦公室，意外的發現所有同事都不在里邊，這在規劃組來說實在是一個異數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：「又發生了什麼事呢？」趕緊問印尼繪圖師。噢！原來昨晚MAMAS A河又河吼了，把唯一的通路（鐵橋）沖垮。我的心才放下來，橋垮已經是家常便飯了。在巴卡洛即使是傷亡也不再是一樁讓人激動的事。只要不是台灣來的人，並不再能令我們有所感傷。那不外是一種必然而已。

有一首歌這麼唱：「一只鯨魚要游多少海，才叫作鯨？一雙鞋要走多少路，才叫作鞋？」我心想：一個工程要吞噬多少生命，才叫作文明？

註：導水渠溝是水壩的通水道。因爲水壩是建在MAMAS A河上，因此施工時必須先把河水堵一半起來，等一邊施工完畢，再把另一邊堵起來，導水渠道在施工完畢後就引水過去，另一半才能繼續施工。

聽雨

·夜神

我聽雨聲，聽她亮麗地淅瀝着屋頂隨着簷下千痕涓涓，聽她從塵世之外喚回恬靜無喧的清寧。聽時就想起你，想你那束髮的采姿，想你那溫柔多情的眼，想你那清甜關懷的微笑，一　若湖中出淤不染的蓮，天地靈秀集你于一身。噗地我內心緊緊抽住不能解除的痛，失去聯絡你的方式，思念澎湃如潮捲我五臟深藏的寂寞。我　跪跌塵埃垂髮而孤獨，內心明知你是塵世之外而我是塵世之內的二世人，明知你是塵世之外的雪蓮而我只是路邊飲露的小草，而小草內心却是這麼殷切，殷切地希望集天地精華後能呼地飛上你身邊探擷你靈姿滿懷。

我聽雨聲，聽她長長地訴着感情的變化乒乓乒乓地彈跳着忿懣的心事，聽她　就聽見你背後的許多喧音的吱喳和威嚇話言，聽她就想起你背後許多眼睛的神態妒嫉與冷漠，而你一直站在自己身邊的封鎖中。我縱策馬揚鞭而來也不能闖入那些毀我尊嚴傷我內心的譏笑與敵視。我心凄苦一如那被追趕得失歸途的鼠。連綿不斷的雨聲就似捲纏着的思情纏捲着我，我一任情感沉沒于不見底的湖心。[illegible]地我聽見內心懦弱地呼喚自己的名字。是你逃避自己？想起窮困的年少，奮鬥上進的青年，白手立業的成就・・・・。寂寞總是無人知曉無人關懷的。內心激動，我喊一聲拋下筆，無人關懷我則我就憐憫自己！

再提起筆來，眞眞眞眞想與你一起聽雨

阿爸老了

林陽

阿爸老了！

再度見面，他發現阿爸的眼窩比過去愈發瘦削而深陷，那一頭的蒼蒼白髮彷彿在與他哭訴什麼。尤其當他看着阿爸折騰了一陣子才能站穩身子，內心禁不住一陣陣絞痛。

阿爸眞的老了！

幾個子女都成家立業了，各自在金錢和生活里翻滾，誰會注意到，阿爸的步伐逐漸蹣跚？阿爸的心事逐漸高漲？即使是他，還不是只能在遙遠的另一座陸地上，無助且無奈地追憶阿爸單薄的背影？

阿爸的心事到底有沒有海一般的深沉？

他總是不斷地揣想。爲什麼到了幾乎走不動的時際，阿爸依然拼命工作？爲什麼阿爸說話的語氣竟然那麼淡漠，彷彿這世間與他了無關係？爲什麼阿爸的唇角所展現的笑意會那麼苦澀？爲什麼？

阿爸您心里是不是很難過？

他好想問。可阿爸連愛吃什麼都不講了，怎麼會傾吐滿腹的委屈？他聽好多人說，阿爸要自個兒洗衣，自個兒找食，賺來的錢又要給別人用，那別人非他人，還是親生兒子・・・・這些，阿爸忍耐了多少回？

阿爸您少一點操勞吧！

他說着，重複數年前的祈求。他把錢塞到阿爸的手中，可是阿爸不要，阿爸不要啦，阿爸可以做工養自己。阿爸這麼說。他的心在淌血，阿爸爲什麼不肯收？是不是連最小的兒子都令他絕望了？阿爸在拒絕什麼？

阿爸您到我那兒去住好不好？

他在信上這麼問。他沒收到回音，阿爸的答覆他懂。阿爸走不了那麼遠的路了，阿爸離不開工作，離不開這座「平安順利」的城。他何苦再問，阿爸的固執數十年如一日。

阿爸的固執數十年如一日。

甚至永遠。阿爸過去如果不那麼打拼，身子會好些吧！過去如果不賭那麼多，生活會強點吧！阿爸能不抽烟不喝冰塊，爲什麼不能不賭不能少操勞呢？

阿爸您如何面對每一個日升日落？

他不明白：不停地工作是否使阿爸平靜一些？阿爸體會到日升的溫暖嗎？抑或只感受日暮的蒼涼？

阿爸您一天到底說幾句話？

向誰說？怎麼說？別人聽不聽呢？阿爸，還是太多時候您就沉默不語？這問題經常在他心葉間響起。阿爸的緘靜，是那一年開始的事？

阿爸老了。

而他正當年青。他無法探索，年邁者的心境是怎樣的。他只能猜測，是不是孤立的、寂寞的、悲切的、宿命論的？

阿爸眞的老了。

那天他看着阿爸「騎」腳車，幾乎無法壓抑眼中的淚水。阿爸坐在車包上，而那雙腳，那雙腳僅能踏在踏板上輕輕地動着，好讓車子數寸數寸地前進，再也不能一腳踩過去了！他的痛心，正如一輛輛車輪在胸間輾過。

阿爸，回老家去吧！

他心中盤算着：阿爸，明年底我服務期滿，就可申請回家鄉工作了！到時候，阿爸，您能否聽兒子的一句話——忘記工作！忘記多年以來壓在您背後的委屈！讓我們回老家去吧！讓我們的家，不再支離和四散好不好？

阿爸，我得走了！

他提起一大袋的行李，輕聲說道。阿爸抖着腳從籐椅坐起，却一句話也不說。父子倆默默地走出廳堂，他注視着阿爸一拐又一拐的步伐，並感覺胸口湧着一陣陣急促的抽搐。

阿爸，您多照顧自己，喜歡吃什麼就買來吃。阿爸，我走了。

阿爸點點頭。阿爸是不是太疲累了？他不知道。他清楚的是：阿爸老了，而他已整整七年不曾聽聞阿爸對他吒喝半句了！

後年，阿爸，您且忍耐，後年我們就可以回老家團聚了。■

煙火
砂朥越星座詩社
文藝雙週刊
43
P.O. Box 1280,
93726 Kuching.

人世間

有人說／高山上的湖水／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顆眼淚／那麼說／我枕畔的眼淚，就是掛在你心尖的一面湖水・・・・・。

湖水，眼淚；眼淚，湖水。齊豫的新歌，王新蓮詞，予人美感的一首詩，從遙遙遠方悠悠地飄入耳際，沁透心坎。然後然後，然後也垂掛心尖，凝結成一顆心淚，明明白白映照心湖。

「有詩的日子是美妙的。」是的，盲忙的日子裏，心湖難於平靜清澄。有時感覺到詩的美，則心裏不禁豁然亮麗起來。呂禕早年寫詩編副刊，與砂朥文藝淵源不淺，近年修慧已卓然有成。許多人知道「蓮達上師」，却不知這位上師早年也曾迷戀詩之美。詩屬仙也好，屬靈也好，它與仙靈一樣必須脫胎於人間。他們原本是屬人的。

兩年前星座詩社曾計劃出版一本詩選，並向數位詩作者徵求詩稿。後來這本詩選的出版計劃因故被擱置下來　本期刊出的詩與詩話，即是這些詩稿中未經發表的部份。

本期的「煙火」刊出時，正好是八九年元旦。謹祝各位新年裏事事如意，天天如詩。

代郵：梁展翹，淨沙，劉寄奴，夜神諸位文友，請示知地址，以方便聯絡。另外，馬旗君的來稿已收妥，請賜下姓名與地址，以便進一步聯繫。

（羅劼）